

曾繁裕

冷 暖

白日總敵不過夜的力量，要被它吸噬進去。步到籃球場的時候，我已見不到一點白日曾經來臨的痕跡，近的半個場是空的，遠的只有零落的兩三人在投球，在旁的一排階梯式的石席上，是一群年輕男女在打著紙牌，他們不時自豪地大聲呼叫，夾雜著不少穢語。

我不曾正視那群年輕男女，只覺得他們自以為快樂，他們笑的時候心中所想的只是下一刻怎樣繼續歡樂，而笑與笑之間，總有帶哭帶怒的故事，以致他們聚在一處，卻像棄嬰一樣，以自己的規則，制定了佯笑的法則與條件，然後放聲地笑出哭的形狀。其實，自己總不能理解他們，卻有時不免帶失望與抗拒的眼光看他們，自問盡力達成了家庭和諧的同時，卻不知這只是自己的努力能在界限內達成一切而已，很多困難的家庭，或是因對新移民家庭的歧見，或是因離婚風氣席捲的破壞，或是因工作拉扯所做成的冷漠等等，造成一個個孤立無援而被世俗慣性所搖撼的人，淪為街童、邊青，甚至娼妓、道友和黑幫分子。他們從出生開始是無知的，到最後也是無知的，這不是因為所有人都不知道，而僅僅因為知道的人都只為自己繁忙，到最後也無知地死去。這樣，一群群這樣的人在不知道的錯誤與唾棄間，失去了作為歷史的價值，從沒有出現便消失了，只剩下幾個形容他們的詞語而已，這是城市的悲哀，是我在香港大埔八號花園籃球場的一角瞥見的。

年輕的歲月總想改變很多東西，沒有這種意念的年輕人是悲哀的，而過分追求改變的年輕人也是悲哀的，但香港就是這兩種人的世界，他們唯一共通的是同樣追求一堆印象與圖徵。前者

是夜、寧靜、街燈、愛情、快樂……後者是自己、靈感、辯論、速度、力量……很容易理解的是所追求的，都是人自己本身沒有的，而除了能連繫到真理與意義的事情與意涵外，並沒有甚麼真正屬於他們，所以他們所能擁有的其實很少，這就是他們的悲哀。他們最終都消失在這地方，因為他們不能抓著這地方的甚麼，就像張國榮，他的一切都不過能存留到最後一個愛聽他的歌的耳朵、愛看他的電影的眼睛為止，不同的只是他比較幸福，能被存留的記憶必比那些人多。要是用大廈般多的眼睛來看，所有都流轉得很少、很快。

香港對於自己的歷史是清楚非常的，只是她的兒女並不帶著意識把她的生命記下來，我們不說六七暴動，不說八七年股災，不說九七中國回歸祖國，不說七一遊行，只把一切默許成心中的一片片圖像，甚至數字與事件之間也不再能繫上意義，直把忘記送到沉默的境地。當所有人都正積極地活在當下時，香港也正積極地把所有人忘掉。

其實，也有很多懷舊戀舊的人，他們又怎樣呢？我曾在電視節目中，看過一位香港攝影師，走到如鄉村一類被遺忘的角落，找尋洋娃娃、舊式時鐘、村校等遺物，然後吊唁式地攝影一番。事實上，因著對時代巨輪的力量的肯定，他才把一切攝在數碼攝影機裡，然後或者滿足於自己擁有攫取過去的能力，能把殘蹟化成電腦點像熒幕的顆顆色光，便以自己的名字輯錄一個引以為替歲月作出貢獻的網上相簿，而當已被攝影的被搗毀後，他們的慶幸便比惋惜還多。

戀舊與否從來像個知魚之樂般的問題，但當社會把“戀舊”符號化而為大眾所體認的時候，大概戀舊的實質意義，便如“世皆以美為美，斯惡矣”的邏輯結構般，將推演出一個與表像相反的答案。這結論或許太肯定了，我確時常如此，所以對此也不敢太肯定，卻又想肯定的是，自己是由這城市縱容出來的產物：自負、有追隨的渴望、貪心、冷漠、拒絕承認過錯、倔強，這我從小就不承認了。從前，在同學的面前，我會炫耀自己，但其實根

本沒甚麼好炫耀，因為在這多人的地方，自己總不是最強，很多人也如此，卻一直在一份暗坎的自卑中自誇。說香港已被阿Q精神佔據，在從前七八十年代不是，但現在是，因為從前縫紉機上的純熟、面對鐘錶首飾的專注、扛上石油氣罐的氣力，都切切實實地建築了今天可懷緬的輝煌，但卻已在一片慵倦、厭足與妥協中，一拍子消失了。

小時候，我會單純地漠視常識課教導的香港已轉型為金融及服務業經濟的事實，認為香港要回復昔日的光景，就非要重振工業不可，那只是因為父母常笑著憶述當年賺錢的容易而已，當九七的金融風暴興起後，我對此更堅信不移，且不斷稚傲地狠罵政府，就像激進派示威人士一樣，只是我不過在電視面前，而不是政府總部。人漸大，發現雖然有時方向錯了，確會漸而走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然而歷史的方向總不會錯的，就如黑格爾所理解，歷史的進程將辯證出最正確與貼近真理的道路，但歷史的進程中，可以說，絕對有人犯錯，有時候一些人，有時候多數人，有時候所有人，這些錯不會影響到歷史，但會讓人的道路迂迴了，而現在多數香港人的錯也許就是懶惰與冷漠。

雖然，我對於自己尚未出生的年代不能有真切感受，也缺乏理解，但當我路經不知是清拆還是修建的石硤尾邨、觀塘繁雜的廠廈、長沙灣十室九空的工業樓宇，還有柴灣、火炭、大角咀的時候，我切切看見昔日的人就這樣生活，就每天嗅著漆味、木屑味、塵土味、焊鐵味、機油味……在噦噦隆隆的器械聲中，踏上一步步用手來走路的日子。一個個重覆的動作，讓手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也不介意，即使家中妻兒也與自己拼同一份力量，把時間轉化為製成部件的數量來計算，然後滴滴答答，一、二、三、四、五……都為了回家吃同一口飯，都為了香港人的神話能被興起……那時的香港電台電視劇《獅子山下》正好串聯一切，也印證一切。

還總覺得看那時候的電影或是劇集有一種味道，許不是那時運用外景拍攝比較多，帶出舊香港的風貌與陳跡，而是人與人之

間之交觸比較深摯，就像電影《97家有囍事》中的一家人，雖是由演員湊合出來，但他們的交投就是一種屬於香港人的默契，這我並不能具體形容，只是小時候曾經歷過，且在零三年沙士期間曇花一現般地領略到，縱使從前的罪案率較現在多，但人的關懷與互濟也比較多，反之亦然，零九年，無論電影還是生活，我只見一道距離，或許這就是為何自己的父親常說現在的香港不像從前般有香港味的原因了。看過台灣導演侯孝賢、蔡明亮表現台北市裡人際疏離、心靈空虛苦悶的電影，我認為這訴說的是一個城市的完成，人類的終結。我只恐怕香港總有天會這樣，我們就都死了。而現在，愈趨商業化與濫調的影像常給我這不祥的預兆。

昨天趕交幾篇文章，在港鐵東線的車廂裡，很寧靜。我在緊張中透過鑲在門的一扇窗往外望，景物移動得很快，綠樹、海港、池塘都被極速撇下，唯獨到了高樓密集處列車才恭維地放慢，停下來，又撇下，唯有緊緊跟隨的藍天能倖免，不對！尖東站、紅磡站、沙田站，以至於其他地鐵線路，又有幾個能望見天空？

忽然，車就停下來，廣播中英普夾雜地響個不斷，又是“由於等候訊號關係，列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和“由於前面列車尚未開出，列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至於英文便沒留神了。新的句子接續出現，是關於火車調道的，然後是大圍站發生意外，人便都知道這等候並不短，他們或留神在向對方交待情況的電話、或留神在玩不完的手提遊戲機、或留神在挑逗或觸碰自己的伴侶，或留神在罵與牢騷，但更多的是留神在沉默與守候當中。我有點愕然，並不是就香港人民的文化修養而言，而是這意味不單這狹小的列車的空間，而是整個香港已大概被陌生化，人與人間已無互相控訴、討論、閒聊、關心的橋樑，即使到達沙田站，人云亦云中大概傳播了有人墮軌的消息，湧湧的一只只人頭不過依然守秩序且安靜地蠕動到緊急接駁巴士，跟編了程式的機械一樣，然後車在大圍站停下的時候，我看見三輛警車與匆忙下車的人。最後，文章順利地交了，

那時間卻是不對，就給了“遲到”這個硬標籤，回程的時候，鐵路運作已回復正常，我在車上百無聊賴地看小屏幕中的新聞報道，車外的風景也窺了三兩眼，忽然瞥見熒幕的角落大概是剛才墮軌意外的報道，是有人死了，當我想理解更多時，那只是一行字幕的報道已不能追回了。今天早上，當我取了一份免費報紙，打算對昨天事件作深入理解時，我甚麼都找不到。

近來“文化”這個詞語出現得多了，不知道跟香港失去香港味有否關係。不知甚麼時候出現了文化與次文化，衍生殖民地文化、潮流文化、街頭文化、飲食文化、通俗文化等等，不知不覺地講究與分類，亦不知不覺地把不同人物、事物定型。晚上走過兒童遊樂場，看見一個個吞雲吐霧的人，只有幾句分外大聲的粗俗話能讓人聽得明白，圍著你推我撞，在極深的夜，總不想回家，或者他們有多幾個零錢，便會聯夥到的士高、買迷幻藥、劈酒，又或賭，或嫖；沒的話，便悄悄去偷、去搶年老父母的，或者作些非法勾當的小伎倆圖利，然後作有錢時所作的事。他們在學者眼中是沉淪文化的整體，大眾也默默接受了，就像人被火燒過也總不知道火為何是熱般，大眾不會解釋自己的見解從何而來及為何，只會麻木作出反應，或斥責，或懶理，都只因“沒有時間”這藉口。因此，現在，我們看待他們也就像他們看待他們的父母一樣冷酷，便很自然而然。香港就這樣淡了。

我曾嘗試在文字中找尋這份味道，因為在中小學的時候，我讀過的文章都是真摯的，猶記得許地山先生筆下的一家，父親藉著落花生作家庭討論式的教導，便很有情的味道，這就是中國的味道，也就是中國久違的味道；還有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他父親買橘子的背影一旦被聯想，味道便溢出來了。縱使《我看大明湖》一課道破了“文人多大話”的秘密，但中七時聽過余光中先生在中文大學的一番講話，領受到散文的境界在於把心中的一份感動表現出來，便覺文字仍必會擔當這份力量，或者說是寄存味道的使命。既有余先生，我以為這樣的人在香港總是有的。然而，我只記得在小思和阿濃幾位老一輩作家的文章中領略過這總

有的，為何這種必然這麼少呢？偶爾看香港新生代作家的文章，總覺得西洋化得過分，充斥著形式、符號、理性、批判、疏離感與無意義，他們所留下的味道，甚至時代的影子也真太少了。

有時候，走到街中，總覺得所有人都向有目的的方向走去，但都企圖掩飾。只有小孩子最坦白，也最能逗動人的坦白。我曾在馬灣沙灘與幾個愛小孩的姊妹逗一對堆沙堡的小女孩，她們真的很單純，就像一對母懷裡很相親的小貓一樣，並不理會世界似的，讓我盼望這土地上所有的高樓和建設都被夷平為一個平坦的沙灘，讓小貓、中貓、大貓都可無盡地在自由的領域裡被本然的和諧與快樂乳養。

無奈大學總不能挪去，至少在我心中。自己就讀的大學要穿過商場才可到達，每逢經過，我總愛瀏覽櫥窗裡的陳設衣服一遍，近來我喜歡上一條淺紅皺褶的長裙，只幸虧我不是女的。還有多不勝數的名店，賣的總是貴但吸引人的，而售貨員總像囚在林林總總的華衣美物中的電子寵物一樣，向人麻木地微笑，招手，講同一樣的話。香港的商場在我眼裡，或者在許多人眼裡都是一樣，分別只在大與小，而絕少存在特色上分野的問題。

進到大學，那景像雖不像街道與列車所見，但總帶點怪感。一群群放學的朋黨嬉笑著，漫談著，所說的總不是習作，便是怎樣吃喝玩樂，而絕少是學術討論與互相關愛。曾經，讀大學不是易事，絕多數中五或預科畢業生已是社會精英，被搶聘的對象。那時的人很自足，只想工作，並從家人與朋友身上獲取動力。他們很明白自己的生存並非為了自己，最少一頭家是需要擔起的；至於可幸地大學畢業的人也會明白自己的才幹與角色，安份地填補社會結構上層的空間，並積極付出。如今或者跟從前一樣，可能只是自己對從前的憧憬過分濃烈，以至於理想化而已，但不爭的是，現在的學生並不能追上我的憧憬與理想。

近來做文章，不經不覺多寫了“我”字，從前曾覺得多寫這字會太主觀，讓文章削弱了表意的能力，但記不得甚麼時候，我發現原來自己就像一眾香港人般，已走了許多年的冤枉路，其

實把自己的觀感袒露地訴諸別人面前又有何不可？只要不要以為自己是最對、最重要便可以了。我們所以慣常不經意地很快地擁有，又很快地失去，僅留下一堆堆泡沫般的印象，也不過出於這緣故。

看到老人的時候，我總不會想起失去，又或死亡，因為他們比我們有活力。我曾到天水圍休憩處探訪老人，她們每天過了午飯便一個一個填滿了排排石椅，然後亦緩亦急地笑談著，也有時遞出剛買的餸菜與自慈善機構領來的禮物展示一番。有土生的香港老太太，跟別個討論著從前作地盤工作還是耕田比較辛苦，便互相笑著提出理據，她們的汗就鋪在現今的堂皇大廈與荒蕪田野上了，她們不會對往事有成就感及不捨，只一直向前，安份在每一階段，卻總在時間軌道上守恆地維繫一份親密的渴望，也積極地履行所渴望的。我也看見來港廿年也學不懂粵語的客家婆婆，她的笑很純真，跟一個孩子一樣。

大概，拖孫子、上茶樓、看大戲、乘涼、品雀、下棋、拾紙皮、耍橋牌、線面……已漸漸帶走了邵氏電影、粵劇戲寶、水上人擾攘的婚禮儀式、茶果、村姑帽、擔挑、叮叮糖、飛機攞、小販牌照、藥油，還有工廠年代的一切回憶和更枯黃的歲月……

葵盛的一所護老院裡，一群年青人已預備了歌曲與遊戲步進門檻，心中滿是熱忱與期盼，看護員緩緩地推出、扶出一個個呆滯的老人，他們顫動，有些眼垢，口合不了，甚麼都總聽不進、說不出……

曾繁裕

個人簡介：

基督徒，從神取得所有意義，明白文字是只是生命的載體，明白惟獨履行愛才能履行生命，渴望守護人在自命不凡與無知之間，甘願作一隻處身重昏的蝨蠃。



得獎感言：

一切的榮耀歸於上帝，因他的真、善、美如潤澤的膏油練淨我的眼目與筆觸，德哲康德三部批判的千百頁，也不過理性地勾下皮毛，然而當安然躺於我主的青草地上，一種既理性又感性的無限，便平靜忘然如劉勰《文心雕龍》所謂的神思，自然而然，便把意念自意識表述，直至滑過人的眼前，也淡然，得獎也淡然。

世界的眼睛關閉已久，甚麼時候混混噩噩，甚麼時候明知故犯，甚麼時候便繼續關閉，我的眼睛並不滿足於世界的眼睛看我的文字，更遑論誇獎，因為文字是我的，而文字底不屬我的深思才能引領人到達人的本身，惟獨反思，悔改，以致認識生命的圈子當扣到神，才是一種滿足，因為這滿足不只屬於自己。

我也要把榮耀歸給家人，因他們是愛，也歸給我的弟兄姊妹，因他們是愛。我知道很多文人埋首在字堆，造很多沒有魂魄的文字，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可憐，願他們都懂得愛。也願世界都懂得回歸愛的單純裡，如雛生小鹿，平靜而安然。